

彰显中国精神的丰碑

——品读新闻纪实电影《我们是第一书记》

■文/汪帆

由新华社荣誉出品,新华网、北京精彩、北京人杰、华录百纳联合出品的新闻纪实电影《我们是第一书记》12月3日起全国上映。该片作为对脱贫攻坚这段中国伟大创举的历史予以空前的艺术呈现,无论是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大背景下的价值意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畅想中的文化人类学价值,还是新闻电影融合创新的表现手法,真实镜像与诗化意象有机融合的美学追求等都值得称道。不少“第一书记观众”表示在观影时“内心翻涌”、“忍不住泪目”,盛赞影片“直击人心,令人震撼”,是一部彰显崇高信仰力量、弘扬中国精神的丰碑式作品,必将在中国影像志中永久存档。

英雄群体叙事,彰显崇高信仰力量

2012年12月29日至30日,习近平总书记冒着严寒、踏着冰雪来到河北保定市阜平县,深入龙泉关镇骆驼湾村、顾家台村,考察革命老区扶贫工作,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总动员令。此后的8年中,“第一书记”这个新时代最为特殊的称号响彻神州大地,她不仅是一个赋予神圣使命的党的基层党组织的职务,还彪炳出一个具有崇高信仰的英雄群体。影片采用英雄群体叙事手法,以四个不同地域村落、不同性别年龄、不同困难、不同解决方式的“第一书记”为轴,形成四个各具代表性的单元板块。又以带领基层群众投身“脱贫攻坚”昂首挺进“乡村振兴”为红线贯穿全片始终,真实、生动、全面、深刻地塑造了“第一书记”的英雄群体,揭示出共产党员崇高信仰的力量。

从2015年开始我国大规模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他们来自不同行业,怀揣同一颗初心,从西南到东北,从大漠到深山,奔赴中国最贫瘠的土地。他们是基层党组织的“领头雁”、是干事创业的“主心骨”、还是村民百姓的“贴心人”……称呼不小,责任很大。不是村干部,却扛起了村里大小事,名冠“第一”。从此肩上是使命与担当,脚下是责任与坚守,真心实意为民办事、服务。这是一群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有志之士。

习近平总书记在“读懂中国论坛”的贺信中指出,“要读懂中国,首先要读懂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彰显崇高信仰的时代。影片聚焦的四位第一书记,誓言铮铮,“作为驻村第一书记,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言犹在耳。他们是一群敢天换地、以身许国的时代英雄。影片在尾声部分显示了一组数据,为了实现近一亿人口脱贫致富奔小康,在脱贫攻坚一线牺牲的基层干部共有1800多位。一位记者动情地写道,“岁月也许会模糊记忆,但历史的丰碑上那一长串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坚实的土地,永远活在百姓的心里。”

创新融合,释放新闻纪实电影本真魅力

被称为“纪录电影之父”的美国导演罗伯特·弗拉哈迪于1922年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北极圈因纽特部落拍摄的纪录电影《北方的纳努克》,被称为人类第一部纪录片电影。自《北方的纳努克》上映,就给纪录片电影打上了明显的“胎记”,新闻、纪录、电影三种元素融为一体、互为依存,产生了划时代的意义,那就是这部电影奠定了人类学社会影像记录的基础。尽管电影在诞生之初的意义主要就是娱乐,但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到今天,电影凭借自身丰富的价值

(包括思想价值、艺术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等)正在绽放出无限的可能性。而新闻纪实电影《我们是第一书记》则释放出“新闻+纪录片+电影”多元融合、发展创新的真本真魅力。

首先,这部影片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顺应互联网时代碎片化审美需求趋势,融真实镜像于审美意象之中,获得强烈的视觉画面冲击、审美快感体验、思想情感共鸣,社会反醒联动,精神灵魂洗礼……

以新华社为背书的电影摄制组,历时三年多时间,足迹走遍神州大地千山万水数百个村庄,采访了数千名扶贫干部和贫困户村民,拍摄影像素材资料达三千余小时。面对海量的素材、众多鲜活的人物故事,如何完成一次空前壮阔的全景式呈现,如何处理好具像和群像的关系,在真实镜像与审美意象之间如何转化,新闻真实、纪录电影真实性与电影艺术真实如何有机融合的方式,这一切难点都在考验着以出品人、制片人张苗和青年导演任杰为核心的年轻主创团队。他们以新闻记者和电影艺术家的良知、良心,立足于真实生动鲜活地记录和表现新时代脱贫攻坚这一重大题材,摒弃了纪录电影惯用的“情景再现”、“画外音”等常见艺术手法,而是采用了“融入式”的创作模式,是新闻纪实电影一次“荣归本真”的大胆尝试和艺术实践。影片创造了比较高的艺术境界,将自然的分寸感和诗意的抒情性有机融合。打开了观众、创作者和影片的主人公、村民的情感通道,实现了精神意蕴的诗化表达。无论是黑白镜像的起底使用,还是碎片化镜像的密集组接,黑白镜头与彩色画面的相互映衬、隐喻、象征、对比、发酵,在诗化“金句”(警句、格言等)的点染中,不断闪现成“诗眼”。例如片中四川博作村第一书记胡小明,进村扶贫先办学,他办了两所学校,“把小孩一个不少地送到学校。名字都不会写,怎么去打工。”“脱贫攻坚,关键在孩子身上,民族的未来。”再如黑龙江省拜泉村第一书记进村时赶上两股台风和一场大雪灾,玉米都压在雪地里。他审时度势,抓主要矛盾,对驻村干部说,“能把粮食扶起来了,就把老百姓扶起来了。”

影片第四个故事讲述贵州省遵义坡头村第一书记刘恭利的事迹。她看到这里“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翻过一座大山又一座大山。”村民都说,“无法走出去,生在这里死在这里。”异地搬迁扶贫便成为这位女书记的头等大事。这是她要带领百姓与贫困的生死之战!我们看到“易地安置搬迁100天”的战绩猎猎,安置点倒计时还有50天的悲壮场画。

我们还单元故事尾声中看到了母女之间、人性之美,母亲、刘书记以及女儿三代女性的思想情感,彰显出奉献之美,“舍小家为大家”是第一书记们共同的美德。

铸塑新时代丰碑,弘扬中国伟大创举精神

影片开篇全景展示出一座座鸟兽罕至、亘古不变的崇山峻岭的自然环境,渐次推出喜马拉雅北麓平均海拔4400米,西藏定日海拔5200米,零下20摄氏度,日夜温差30度的特殊境地,一张张历经沧桑的老人、女人、少年和儿童的面孔,他们在这片原生态贫瘠荒凉的自然环境中,第一次面对摄影机镜头在向人类现代文明发出了泣血嘶鸣的诉说与渴盼……

第一书记们来了!他们在祖国各地脱贫攻坚战场最前沿,像钢铁斗士般发出铮铮

誓言,“你们可以等,老百姓不能等!”“全力以赴,打赢脱贫攻坚战!”

镜头聚焦旺青罗布这位35岁的第一书记,当他面对定日措措村这些贫困的村民和荒凉奇绝的处境时,客观而无奈地感叹着,“这些人就在这儿,你倒底要怎么办?”出路在哪里?他是藏族人,知道“尼辖措措村,在藏语中的意思,就是向着太阳生活”。可是这里除了阳光和稀薄的空气,缺少土地、缺少产业、缺少资源,老百姓日子太难、太苦了。放眼望去,高山荒野,没有什么可以尽快脱贫致富的路径。他经过调研发现岗巴羊和西马拉雅绵羊比较适合于在4200米高山上养殖。因此,他研判组建村于养殖合作社便是最好的办法。但是,访遍全村56户村民,几乎没有一个拥护的人。他又找到老村支书索朗,这是一个到过日喀则、拉萨做生意、见过大世面的“能人”,在村里很有威望。旺青罗布鼓动由索朗出面做通村民工作,成立措措村养殖合作社。接下来,挖水池、砌羊圈,把羊养好、牧场防狼、寻找销路,成为旺青罗布第一书记身体力行,心头牵挂的神圣使命。旺青罗布抓特色经济、致富一方的结果是,影片在第一单元尾声中让我们看到了措措村民们充满阳光的幸福笑脸。旺青罗布来北京参加《我们是第一书记》首映礼的当晚,还不忘和影片推介大使薇娅女士一起去直播“带货”卖羊。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2年12月29日在保定革命老区阜平县骆驼湾村慰问老区人民,调研考察时指出,“要看真贫,真脱贫。”新闻纪实电影《我们是第一书记》不仅以真实影像记录了“真贫”,也以多彩的真实镜像生动反映出脱贫攻坚给贫困山乡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巨变——“真脱贫”。

贫困百姓的米袋子、钱袋子、生产生活方式、村容村貌巨变,大家有目共睹。而其在精神层面、文化生活、未成年教育、孩子培养等方面的成果,都将日益显现出磅礴的内生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无论是雪域高原、戈壁沙漠,还是悬崖绝壁、大石山区,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到了每一个角落,无数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无数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无数人的幸福因此而成就!”

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摆脱贫困一直是困扰全球发展和治理的突出难题。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我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我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特别是在全球贫困状况依然严峻、一些国家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我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我们积极开展国际减贫合作,履行减贫国际责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做世界减贫事业的有力推动者。纵览古今、环顾全球,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几亿人脱贫,这个成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力量!”

新闻纪实电影《我们是第一书记》以一个人类学的文化视角,以千百万扶贫攻坚战英雄群体的叙事,以中国电影艺术家的良知情怀,为时代画像,为人民立言,为英雄塑碑,是一部传得开、留得住、永难忘的电影佳作。

(作者为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河北传媒学院二级教授、河北省影视协会副主席)

《雄狮少年》：烟火气与少年气,都因真挚而动人

■文程波

《雄狮少年》的出现多少有些让人猝不及防,但又惊喜不已。这几年中国动画电影,除了“喜羊羊”和“熊出没”这样低幼向的IP衍生之外,在“国漫崛起”的大背景下,基本找到了依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神话奇幻元素进行当代阐释或者当代融合的策略,也诞生了“彩条屋模式”下的“三大”、《哪吒之魔童降世》和《姜子牙》,“追光模式”下的《白蛇:缘起》、《白蛇:青蛇劫起》、《哪吒重生》等一系列比较优秀的作品,同时诸如《十万个冷笑话》、《罗小黑战记》、《刺客伍六七》等动画剧集推出或者计划推出的电影版也很受关注。在动画发展的多元性期待中,现实向的国漫作品虽时有出现,比如《我是江小白》、《昨日青空》等,但从人物形象和故事架构上,校园青春片的类型还比较单一,源于本土的烟火气也很不足,对日漫的模仿痕迹还很明显,具有说服力的现实向的本土动画可以说还是一个空白。笔者以为,现在这个空白被《雄狮少年》很好地填补了。不仅如此,《雄狮少年》表现出来的高水准足以让它写进中国动画电影史。

“烟火气”

导演孙海鹏谈及《雄狮少年》的创作,说剧组曾一轮又一轮去村庄里采风,积蓄了一年的时间,搜集各种村民的生活细节,了解村里的植被,比如墙上的苔藓、缝隙里的小草,还有它们的四季变化,他希望看这部电影的观众能感受到这种烟火气。

所谓烟火气,我理解首先是现实感。电影里的乡村与城市、房屋与街道、人物的衣着神态、舞狮的美术与动作细节都真实精细,确实用了心。动画的媒介特征决定了还原现实并非它的强项,在中国动画电影传统中,传奇与写意更是主流。不过,不论美国还是日本,现实向的动画电影都产生过很多佳作,当动画还原现实时空和当代生活达到相当水准时,不仅因为“照相写实主义”的原因,而是动画媒介的双重虚拟的假定性,反而会产生一种让人愉悦的指向真实的奇观性,甚至在动画电影里出现的现实场景都会成为影迷和游客的“打卡地”。我想《雄狮少年》里的陈家村、广州荔枝湾已经具有了这样的潜质。

烟火气其次亦可谓接地气,也就是说渗透了现实元素和文化基因的地域特色与生活气息。《雄狮少年》里岭南乡村小镇的乡土风俗、民间信仰、衣着食物,乃至“老广”的语言与行为方式,这些都鲜活又很风格化地呈现出来,“血肉感”十足。广东话与客家话味道的普通话、咸鱼与牛丸、拖鞋与助动车、阿娟与阿猫阿狗的形象与神态,还有最核心的舞狮的文化传统与现实表达,都让人觉得熟悉又具有新鲜感,协调且有趣。

《雄狮少年》的烟火气里还有着十分难得的底层视角和平民意识。在真人电影领域,曾经“底层何以先锋”的语境虽发生变化,底层叙事乃至底层喜剧的泛化一度也被消费拆解,但底层小人物的成长奋斗与现实主义电影美学的社会批判传统始终共存。进而,底层悲喜剧或曰“现实传奇”也能从真人电影投射到动画电影之中,而且可以被动画电影特有的媒介手段放大。乡村的现状,孩子老人在乡村的留

守、乡村经济和文化的图景、从乡村到城市里打工的小镇青年或者说“二代农民工”的生存境遇,这些早已不再是讳莫如深的沉默的大多数,而已经是主流价值观视野中的事物,是乡村振兴和追求美好生活的中国梦的必须要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这样的空间场景与生活元素在国产动画电影里,如此集中地展现,《雄狮少年》应是第一次。进一步说,这种意识在《雄狮少年》里不是策略的,而是真挚自然的;不是官方式的,而是民间感的;不是对抗式的,而是励志感的。这样的烟火气,增加了影片的质感与重量,又能唤起更多人的共鸣。

在讲什么的层面如此,在怎么讲的层面也有烟火气渗透。电影里不乏带着“无厘头”色彩的喜剧元素,这有着地域文化和地域审美传统的支撑:拜师段落的重复感、三个少年的胖瘦丑、阿娟的名字与病猫感、咸鱼强的“妻管严”与“咸鱼脚”,这些在喜剧感的营造上不違和,还很有效。《雄狮少年》还有着从一般性地表现现实向建构小人物传奇的叙事策略:比如,在现实的动作性和可信度基础上,通过流畅的运动镜头和精确的剪辑,很好地呈现出了“舞狮”的奇观性。电影将小人物成长干大事,“病猫变雄狮”演绎成了一场“现实传奇”,这不仅在事件本身,还触及到了民族审美心理中共同的“情本体”层面:家庭伦理、兄弟情谊、社会道义中的个体情感与人际关系,那些能唤起观众“情绪消费”的东西。动画电影相较于真人电影,往往更需要的奇观性或者说传奇性,可以说,《雄狮少年》把传奇作为一种方法,处理了民间视角下的现实故事,而且升华出了一种“微观的传奇性”,这是一种由真挚情感带来的、从现实出发的真实或曰艺术真实;烟火气绽放出来了灿烂耀眼的烟火。

“少年气”

《雄狮少年》的另一个动人之处就是少年气,这首先是热血与青春,是成长。从留守到打工、长发到短发、瘦弱到结实、怯懦到勇敢,人物经历了阻碍与突破,发生着蜕变,人物的那道弧光可信也很动人,心中的挚爱如那一声咆哮始终没有消失,合适的时机鼓点一响起,就会回来。少年的回力鞋与打工日常穿的也是舞狮决赛上穿的解放鞋,开始遮盖瘦弱身体的校服与后来显露结实体魄的暗红色背心,这些细节都是青春与成长的表征。

少年气还是单纯与真挚,不世故,不故作。电影中,舞狮既是主人公们心中挚爱的代表,追求理想的载体,同时又是历练的过程与努力的阶梯。变成更好的自己,变得更结实、更有担当,更无畏,这是上山下山的过程,不放弃努力,这也是生活的历练,这样的面对生活的态度是简单而又进取的。

这种少年气还有着一种由己及人的感染力,还彰显了当代年轻人面对家庭、家乡、现实、传统,面对外面的世界时,开放与努力的姿态。这不是自怨自艾自我边缘化的,也不是简单的愤怒对抗,而是奋发有为不向命运低头的阳光感。现实和生活并不完美,有时还会有不公与苦难,少年气是一种精神状态,这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甚至是民族的,所谓“少年中国”。

关于《雄狮少年》还有两个问题想特别说一下:一个是套路与创新的问题,一个是技术与艺术的问题。

电影中确实有一些技巧和段落让人似曾相识,比如学艺、送别、家庭变故、解说比赛、最后一分钟营救等等,当然也有一些单独来看就已经十分创新的地方,比如城市楼宇的缝隙间日出前的舞狮练习、舞狮比赛的过程细节与动作细节,对“擎天柱”的挑战与敬畏悖论等等。再比如人物形象所谓美丑问题,这不是写实的美丑,而是“丑”的独特之美、合适之美,在这些创新的形象里,岭南小镇青年的代表性与其神韵呼之欲出,这比设计出一般意义上的“帅哥美女”要有独特性与感染力得多。所谓套路使用和组合得有效,里面填充是血肉真情而非垃圾,那这样的套路就是好元素。所谓创新,也是一个尺度问题,是部分放入整体是否合适的问题。

《雄狮少年》制作精良,技术对叙事和声画的支撑充分,尤其是声音制作。故事空间的聲音还原和设计有层次也很走心,特别是音乐:鼓点和喇叭很出彩,电影用了5套人、9连真人、椅子乐团等乐队的歌曲,还有一些诸如射雕英雄传等粤语老歌,还专门定制了毛不易的国语歌《无名的人》与廖颖珊的粤语歌《Fly Away》,这些都在为电影整体服务的基础上,又凸显了青年性与“出圈感”。

笔者以为,《雄狮少年》整体上特别均衡,很多元素该有的都有了,且都体现出了高水准。难得的现实向动画电影,将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与当代生活融合,真挚的少年情怀和难得的底层意识交织。故事、技术、人物、音乐浑然一体,可谓“国漫崛起”与“中国故事”最新的成果,甚至可以很好发挥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功能。《雄狮少年》许多段落能让人热血沸腾与热泪盈眶是因为真挚,烟火气与少年气的平衡也因真挚呈现出一种“全家欢”的气质,这能看出制作方在“艺术良心”之外的“商业野心”。一般来说,让观众又哭又笑的电影,票房不会差,也真心希望这样的好作品能成为中国电影2021年末贺岁档市场中的“爆款”。

